

流光无法改变记忆里的这一刻。

一改离任仪式的严肃氛围，联合舞会欢快的氛围满得快要溢出。看着帷幕前的他们乐在其中的神情，自己却丝毫没有被这欢乐氛围渲染的感觉，除了身体上的疲惫，脑海里还充斥着有关舞会各个方面的工作内容。无论如何，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没有时间抱怨感慨，既然做了担保，我就得保证舞会顺利进行下去。

舞会音乐响起，气球和鲜花的背景布置也基本完成，舞会的来宾也陆续进场。现在正是企划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紧要关头更不能有半点闪失。我和比企谷君也必须对舞会的每个细节进行最后的确认。

「那么，比企谷君就拜托你负责总武高中方面各舞池的统筹和服务员的管理吧」

感觉这种时候他让人觉得真的可靠，瓶子里填不满的部分就由他担当水的角色将其填满，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交给给他。

「好的」

「还有，关于拜托给网球部和足球部的外部引导和保安工作，要与户冢同学和叶山同学合作时常进行确认」

「了解」

「还有，送餐方面也多留意一下。休息室是为了让大家放松休息才对外开放的请你和材...材.....和他们一起合作」

嗯？名字是什么来着？身体本能不想记起来呢。

「别放弃啊.....」

「顺便一提，为了再入场者而设计的盖章操作的相关处理，是由海滨综合负责。但是，为了那些要去沙滩的人，适当更换地毯的工作就交给统筹馆内工作人员的你来监督。不要把沙子带进大厅里。」

「明白.....我的工作是不是略多？说是管理统筹，可这不已经是杂务了吗」

听他这么说，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条件反射把所有细碎的事情交给他了，但是，负责人只有我和他，而我这里必须确认整体流程的进行，雪之下雪乃仅此一位，实在是没有余力处理那些事情。这个男人说了是我的“patner”，还有扭曲什么的话，既然说了那就坚持到最后啊。不过，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这个男人乱来，工作都让他来做，他也不能有半点怨言吧。

「掌控全局的人就只有你我二人所以也没办法不是吗？况且我这边要负责活动的整体流程因此无暇分心.....还是说，我的伙伴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到么？」

没帮你回忆扭曲之类的那些话，是我的善意，感谢我吧，比企谷君。既然说了要执行，那就贯彻到最后吧，就像我们一直以来的比赛一样，我不允许我们共同的努力失败。我充满自信地看着他，轻轻拂去肩上散落的长发，向他露出挑衅的笑容，这种感觉和在部室挖苦他的时候一模一样，让人心安。

「没问题.....」

这么干脆的话说得这么扭捏真的好吗，我没忍住笑了出来。负责人这样子，舞会真是太过让人担心了呢。不过，这才是他。一个不够直率的细菌。至少，他说了出来。

【二楼】卡戎：好久不见。几天前搬家具指尖受了伤，打不了字，所以拖了点时间，很抱歉。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尽量不要出门，注意安全。

挑第九章换了视角，因为有二小姐的告白。

我会陆续发，防止吞楼。感谢看我拙劣文笔的各位。

谈话的间隙，身后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比企谷君和我都被突然的安静吸引，望向了会场，让躁动平静的根源，不是猫跑进了会场，这让我有些失望，是母亲和姐姐来了，平塚老师也紧随其后。华丽的服饰以及与生俱来的气场，引人瞩目也在情理之中。亦或者说，这正是对外目的所在。随着她们往这里走来，那种锐利感也随之传来，看来不谨慎一点真的不行呢，事情真是一刻也停不下来。

「啊啦，来了吗」

我微笑着迎接，只不过，随意的言语和挑衅的笑容显得有些失礼。

「嗯。.....我想好好见识一下」她这么说着，然而母亲的笑容却让人完全感受不到她的期待，一字一句，都带着敌意回应着我的敌意。比企谷君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到我的身后，没有说一句话，真亏他曾经能大言不惭哄骗她们呢，完全没有当初的气势啊。

「啊，我只是过来喝酒的」姐姐满不在乎说着不着边际的玩笑。这是高中生的联合舞会，怎么可能有酒。难道她已经喝过酒了？

「我们这儿可不提供酒水」我无奈地反驳她。虽然还没到那个能饮酒的年纪，但是认知里并不认可饮酒是一件好事。

姐姐像是预料到一样，用力拉着平塚老师的手，顺势缠了上去。

「没关系没关系，要是想喝酒的话我会去对面的餐厅和静一块喝的」

「我还要开车.....」平塚老师略显为难地回答着，又不太好意思推开姐姐，可能也拿姐姐没办法吧。随后，她温柔的目光看向我 and 比企谷君，嘴角上扬说着，

「今天我也享受下好了」说起来我也想向平塚老师道谢，最近许多事情真是麻烦她了。

「小雪乃，加油哦，比企谷君也加把劲.....」

挑逗的话说到一半，姐姐突然向比企谷君靠了上去，在那个男人耳边低声说着，

「做好觉悟哦？」

「欸……」他被突然的警告吓到了，拉开了和姐姐距离，诧异地看着她。

不用想也知道，姐姐又不怀好意捉弄他了，真的是太恶劣了。不过这么说也没错，比企谷君你得做好觉悟呢，各种意义上的。

姐姐似乎不在意比企谷君被惊吓到，继续在他耳边说着悄悄话，声音比刚才还要小，听不清说了什么，窸窸窣窣的有点让人不愉快。

「说实话，做您的对手是最为难我的了……」比企谷君小声地嘲讽着，眼神却悄悄看向我这边，向我发出求救信号。这样啊，真不是很想救你呢。

姐姐动作停滞了一下，下一秒自然露出了笑容，眯着的眼睛却如同寒冬般，冷得可怜的比企谷君瑟瑟发抖。恐怕，即便是比企谷君，也不能对她不敬吧，

「比企谷君真是可爱啊……从今往后我要像疼爱小雪乃一样疼爱你」

姐姐继续恐吓他，不安分的手向比企谷君伸了过去。真是的，不懂得适可而止。

我伸出手，啪的一声打了一下姐姐的手，用力将大拇指指向外面，用着严厉的语气，

「姐姐，餐厅在那边的楼里」

「啊呀，被凶啦。再见咯」说罢，姐姐拉着平塚老师头也不回往对面餐厅里走。

我轻叹了一口气，看向了饶有趣味地注视这一闹剧的母亲。母亲冷冰冰的眼神看向我，对我作出最后的提醒，

「……雪乃。当开始某种新事物的时候必定会出现某种阻碍。再怎么完备的理由，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接受。更何况，这场活动连坚实的后盾都没有……这场闹剧结束之后，不只是校方，甚至连我们家也一定会接到投诉」

是的，母亲说的是事实。这场联合舞会一点也不合理。

「是呢」但是，没关系。

「先前已经给过你忠告了，我并不打算支持你。……就算是用什么奇策也一样」

母亲的视线微微看向了比企谷君，应该是对其胡来的提醒和警告吧，也能说对他的认可吗？毕竟，很难得吧。联合舞会也是我选择要执行的，我也有责任吧。如果她真的需要值得她骄傲，无懈可击的女儿，恐怕，这里必须放行吧。

我往前迈了一步，微笑地看着她，这里当然不允许迷茫和失败存在，她不允许，我也绝不允许。

「没问题。负责人的工作不就是担负责任的么，这是最初就规划好的事情」

「是吗。那么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领吧」母亲轻轻笑了一声，此刻袒露了些许真诚笑容，我也得承认，这些许鼓励了我。在这某个瞬间，我感觉我和母亲靠的如此的近，是我改变了吗？还是错觉呢。

身边的比企谷君微微动摇了一下，母亲随即将目光移向他，

「比企谷君。看来要麻烦你了，还请多多费心」

比企谷君慌张了起来，强挤出笑容，支支吾吾，「额，啊，嘛，好的。毕竟是工作……」

不只是工作呢，毕竟是扭曲别人人生的代价。

母亲似乎真的很满意比企谷君，连这样随意的回答都认可了，令我感到一点费解。母亲在扇子后面微微笑着，久违地让人觉得亲切温和。随后，母亲便转身离开了。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放松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比企谷君也松懈了下来，在她们面前实在是不能露出一丝破绽。

刚才被打断的关于舞会的讨论，还得继续进行。

「终于走了么……来继续讨论刚才没说完的事吧」

「还没说完啊……」比企谷君像放弃似的。我烦恼地揉了揉太阳穴，你也别绝望啊。

「没错。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还是让人指出掉以轻心的地方了」

「哈？」

看来这个男人除了数学反应慢半拍，还有其他方面反应也慢半拍吧？等等，他数学早就放弃了。

「酒水方面是一个盲点。虽然我们并不提供酒水，但并不一定没人带进来吧。巡视的时候这点多留下心以防万一」

「工作又变多了……行吧，了解，还有别的事么？」

暂时想不到遗漏的地方了，「是呢……」

我环视了会场四周，再一次进行确认，遗憾的是没有需要叮嘱的事情了。和上一次舞会不同，想和他多说几句话的。太完美也是一种缺点呢。

「我想现在暂时就是这些了……」我低下头，小声嘟囔报怨着。

「了解。那么要开始了么」

「嗯」听到他的提醒，我抬起头，互相点了头，一起走向了舞会的后台。结束后，再好好和他说几句话吧。

即使知道舞会情况很严峻，但是自己亲自协调督促舞会流程进行的时候，才感觉到情况远比自己想象得还要艰难，自己这一边情况是如此，恐怕比企谷君那一边也好不到哪去，甚至可能比我这里还要棘手，希望他能忙得过来。人手物资都不是怠慢的借口，道理非常简单，物资不足及时补足，人手不足，就有负责人填补缺漏，身兼多职的情况我也习惯了。舞会流程之外的事情并没有反馈到我这里，这反而证明他做得很好。稍微驻足的时候，用余光偷偷寻找着他，他和我一样，进进出出，忙得焦头烂额。想象到他工作时阴沉绝望的表情，暗自窃喜，有一丝小确幸，还有一丝温暖。希望，能用他荒唐的企划，为我们之间的分

歧，扭曲，迷茫以及那无以名状的情感画上完满的句号，然后再一次向他表达，再一次开始，我这样希冀着。

「小雪，怎么样了，忙得过来吗。」被身后熟悉的声音吸引，无论多忙，我必须回头。

「拼了命的话，勉强可以呢。」我微微喘了一口气，苦笑回答她。

「忙不过来一定要告诉我哦。我来帮你，绝对不要强撑。」她的温柔与平日无异，叮嘱般的语气和惹人怜爱的眼神却让我有一丝丝难过。

「没事的，我还可以。姑且也快结束了。对不起，麻烦你了。」

「完全没问题。小雪，你快去忙吧。」她着急地轻轻的催促着，但是感觉还想表达什么。

「嗯，好的。」耳机也正好传来了催促。

「加油。」她双手握拳打气的样子特别可爱。

「谢谢你。」我迈开和她分开的步伐，

「小雪」，

「欸？」

「结束之后，一定会再次开始。」她开朗地对我微笑着，我的眼泪差一点没能止住。

是的，我们的日常并不会结束，我和她，他，一定会再次开始。

「嗯！」我肯定有力地回复了她。我也会一直等她，等到她再次推开那扇门。我想告诉她，那无所事事的放学后，我会一直在。

我揉了揉眼睛，转身迈向需要我的地方。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洒向了沙滩，独自远远望去令人颇感平静，而欢声笑语的他们又如同为这一时刻庆祝般，气氛和情绪不断高涨铺垫着，为迎来最后的舞蹈时间。变换的乐曲也终有一刻会停下来，他们会对结束的那一刻感到不舍，他们期待着此刻的乐曲不是最后一首。但是，希望结束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在舞池阴暗角落里静静喘息的那一位，辛苦了。

舞会就这样落下最后的帷幕，整个流程称不上完美，但也还算顺利，没有太大的差错。冗长的善后工作结束后，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海岸线旁亮起了灯光。但即便休息也无暇慢慢欣赏东京湾的夜景，于是挑了一个暖炉旁边的位置整理文件。刚才无论在会场周围哪里都能感觉到的喧闹完全消失，人群散去之后仿佛从未有人来过。哪天，也能和他跳一支舞就好了，一起成为某一盛宴的参与者，不再旁观，一起融入那欢快的氛围里，不过，他肯定会格格不入吧。

透过火焰的那份暖，想起了额头感受到的他温热的胸膛，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他嫌弃我的回答太过于沉重，但我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想告诉他，一个更简单的答案。

比企谷君应该还在收拾舞池吧，整个会场只剩我和他两个负责人了。遗憾的是，他的工作也还没有结束。我刚才仔细巡视了会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交代他去做，还是当面和他说一下好了。

『一比企谷君，你能来趟阳台么？』

他并没有马上回复，可能还在忙吧。我这里也着手忙了起来。

不久，耳机传来了回复。

「抱歉，刚才有点事。现在马上过去。」

「有劳了」声音里听起来很疲惫呢，是太累了吧。

火炉内柴火发出的爆裂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看了一眼台阶，发现比企谷君赫然出现在了那里，微微憔悴的模样，还带着一路小跑过来的喘息。

「啊啦，比企谷君，辛苦了」看到他这副模样，没能忍住笑容。

「辛苦了。抱歉，让你久等了」他说完正要向我走来。

我举起手示意不要过来。

「等一等。看看你脚下」

「啊？脚下……」

明明提醒过他了，比企谷鱼的记忆真的只有七秒吗。他低下头疑惑了很久，看来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叹了一口气，将桌上整理好的文件叠好，抱着文件走到他面前，轻轻蹲下来，腾出一只手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展示给他看。

「看看。落下来这么多沙子呢」我拿起湿巾擦了擦手指，随后抬头看向他，他毫无生气的脸庞无奈看着我，

「嚯……」这个男人真的完全没放在心上啊。

「我没和你说过吗。为了防止把沙子带入大厅，要适当地更换地毯」

「啊一……」看他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明白他就是完全忘记了。明明之前答应得好好的，真的完全不可靠啊。我有些不愉快地盯着他。

「那么，在我们撤走之前请把这里打扫干净。」因为有点生气连语气都严厉了起来。

「好的……」他有些失望垂着头回应我，转身便打算开始行动起来。

比企谷君，我还没有说完呢。「还，还有」

他不耐烦地回过头，嘴巴微微嘟了起来。

「能顺便确认下休息室里面的情况么。我想大概里面只有你和我的行李了，以防万一最好确定一下。我要去付清追加费用顺便把钥匙还回去，所以有劳你跑一趟了」

「哦，哦……工作又变多了……嘛，好吧，遵命」他简洁回答了我，我没有给他继续往前走的机会，

「……还有，收拾完毕之后集合场所设在玄关前可以么？在等我的时候顺带着留意一下停车场。如果还有谁

滞留的话跟他们打声招呼」

踌躇，让我甚至把话说得很长，「啊」，「还有……」

「还有吗？已经够了吧？没问题了吧？」

还有，还有很多，想和你说的话还有很多，抱怨的话，讽刺的话，数落的话，斗嘴的话，最后还有喜欢你的话。

我清了清嗓子，却感觉到突然的紧张，视线无法抬高，不敢直视他，怀里的文件有些变形。

我深吸了一口气，慢慢抬起头注视他。和第一次见面感觉不一样，他现在看来有点可爱。

我像说着全世界只有我们能听到的悄悄话，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我喜欢你。比企谷君」言语和笑容一同绽放了出来，他不耐烦的神情被我的话语褪散，眉头舒展，睁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我，愣在了那。

只不过我感觉心跳更快了，脸颊有点发烫，毕竟是第一次告白。我拿起文件挡住自己的脸，不让他看到我害羞的表情。明明跟他告白了，这个男人一句话也不说呢，真亏天桥上能说这么多。我悄悄抬头看了他一眼，他似乎仍没有反应过来，但他的目光未曾移开，专注看着我，像是捕捉猎物一般，等待着我再次看向他的那一瞬。等他缓过来一定会说点什么吧，但我等不到那一刻，此刻的沉默让我感觉更加尴尬羞耻。我慢慢后退，不回头地跑到舞池边上。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不断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脸颊仍有余热，想到等等还要和他收拾会场一起离开，不自觉又将发烫的脸埋入文件里。

最后的最后尾声结束后，我进行最后的检查巡视。

进入会场的时候，比企谷君双手插着，袋就站在舞池的中央，他在做什么呢，发呆吗。不是告诉他在玄关等了吗。

「比企谷君，不是告诉你在玄关集合了吗。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一边苛责他，一边向他走去。

「知道啦，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他散漫转过身，用着不知道怎么形容的表情迎向我，应该是在微笑，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那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呢。不要让我重复说着一样的话。」

「那，雪之下，能一起跳支舞吗。」他恭敬地伸出手，这次，彻底腼腆微笑了起来。

「欸？现在吗，现在什么都没有呢。」

「不是还有我和你吗。我想那就足够了。」我噗嗤笑了出来，是呢。

「嗯。」我伸出手，接受了他的邀请。

他紧握我伸出的手，顺势接起我另一只手，我们的脸瞬间拉近了距离。

「要跳什么舞呢。」我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

「我什么都不会哦，所以什么都可以。」他苦涩笑着。

「那我们随意一些吧。」真是爱胡来，哪有这样邀请人跳舞的，我苦笑重新看向他。

「嗯。这样挺好的。」

他生疏跟着我的动作，我们就这样慢慢舞动起来，没有音乐，没有灯光，没有喧哗的人潮，只有我们，我想，如果神明同意的话，如果他也同意的话，这一支舞的时间我想再久一些。

「你真的什么都会呢。」他由衷称赞了我。

「嗯，姑且学过一些。」

他配合着我，默契地抬高手，交叉相握的手指松开，我轻轻地在他面前转了一圈，最后背对贴到了他身前。

「拖你后腿，真是抱歉啊。」我们恢复了面对面的状态，但却意犹未尽。

「不，我也生疏了呢。」

「大概，今后……也会像这样……参与你人生的……每一刻，抱歉了啊。」他低着头嘟囔着。

明明直接说更动人的，非要这样加些意义不明的东西。

「大概这个词和道歉都多余了吧。比企谷君。」我朝他抱怨。

「所以，我也很麻烦啊。」

「“也”是不是也多余了？还有比企谷君是在说谁啊？」

会场回荡着我和他斗嘴的声音，直至灯光暗下。

我期待着我们之间还未说完的话，还没表达完整的东西。

我开始期待，期待有他存在的以后。我想，我们恋爱了。

